

# 陶渊明与泰戈尔诗中鸟的意象之异同

王 娜

**内容提要:** 鸟儿成为文学作品的题材,在中国已有悠久的传统。诗人赋予鸟儿自己的感情,鸟便近于性格化,能使读者达到情感上的认同。陶渊明与泰戈尔笔下的鸟的意象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他们各有特色。

**关键词:** 鸟 意象 陶渊明 泰戈尔 同异

**作者简介:** 王娜,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

**Title** Compa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Image of Bird in the Poems of Tao Yuanming and Tagore

**Abstract** The fact that the bird became the theme of literature has lasted for so long. The bird itself isn't one part of arts, but when the poet put their feelings in it, it is so and the readers will feel it and confess it in feeling. The birds as an imagination in the works of Yuanming Tao and Tagore have some differences and also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Key words** bird imagination Tao Yuanming tagor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uthor** Wang Na is at literature college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鸟儿是自然界生机活力的寄托,鸟儿象征着生命力,象征着自然的创造力。人赋予了鸟喜怒哀乐,阮籍有“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陶渊明有“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247)<sup>①</sup>,李商隐有“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泰戈尔有“夏天的飞鸟,来到我的窗前,歌唱,又飞走了”(67)<sup>②</sup>,普希金有“在黑夜的雾霭里,有只东方的夜莺对着玫瑰歌唱”(普希金 139),雪莱有“向上,再向高处飞翔,从地面你一跃而上”(雪莱 141)。鸟儿本身并非艺术,但诗人在其中赋予了自己的感情,鸟便近于性格化,能使读者达到情感的认同。目前,有关鸟的意象的研究较多,但将陶渊明与泰戈尔诗中鸟的意象进行比较的尚不多见,本文试对此做一些讨论。

陶渊明与泰戈尔文本中鸟的意象的共同点:

1 鸟的意象都是愉悦的,精神饱满的。

陶渊明所描写的鸟是南山中独立、自在的飞鸟。这一切都是尘寰中所没有的。泰戈尔笔下的鸟

是满含爱意的。陶渊明隐居南山,采菊东篱,自由自在,他已经和大自然中的南山、飞鸟这种无待而自由的意境融合无间,而泰戈尔的诗以“爱”为核心,他说世界是从爱生的,是靠爱维系的,是向爱运动的,是进入爱里的。泰戈尔的《飞鸟集》中说:“爱的快乐却象鸟儿们在话林里似地唱着”(121),宇宙之创造是爱,这也就是泰戈尔的诗中的“爱的哲学”,充分地显示在“鸟”这一意象上,“鸟儿愿为一朵云;云儿愿为一只鸟”(73)“沉默蕴蓄着语声,正如鸟巢拥围着睡鸟”(96),句句充满着爱的温暖。

意象是指经过作者运思而构成的形象,它是文艺创作中的首要因素,意象总是反映了作者的心声,陶渊明笔下的鸟反映了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和审美观,如那些鸟儿一样,无所羁绊,日落归巢,恬然自得,生活在无外世的尘杂之中,而泰戈尔诗歌中的鸟儿也是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凝成而且不能以语言讲明白的,“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唱歌,又飞去了。秋天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可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鸟儿不是令

人讨厌的,是很舒心的。

## 2 都含有哲理意味。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76)、“鸟啾欢新节,冷风送余善”(200)都是体现了陶渊明哲学思想的句子。陶渊明曾经徘徊于道家的消极避世与儒家的积极济世中,最终他选择了道家的思想,“心好异书”,其立身行事、创作时间自不能不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他笔下的鸟儿都是不与世争,远离人世的。朱熹说:“渊明所说者老庄,染辞却简古。尧夫辞极卑,道理却密。”(朱熹 3243)陶渊明相信有一种超乎“人”的自然力量,左右人的命运和生活,而人必须顺应它,看淡一切,无欲无求,安贫守旧,自得其乐与天地山水之间,陶渊明的这一思想就类似《庄子》中的“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庄子想说明生来死往的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性,主张对生死大限的心理焦虑中解脱出来,陶渊明的思想与庄子何其相似。陶渊明的诗是富有理趣的,他的诗不是从抽象的哲理出发,而是从生活出发,将生活中的感受升华为哲理,又将着哲理连同生活的露木和芬芳一起诉诸诗的形象和语言,所以他的诗既有哲人的旨归,又有诗人的情趣,隽永厚朴,耐人寻味。

泰戈尔的诗就像在暴雨后初夏的早晨,推开卧房的窗户,看到一个淡泊清亮的晨。“爱的痛苦环绕着我的一生,象汹涌的大海似地唱;而爱的快乐却象鸟儿们在话林里似地唱着。”(121)“他们点了他们自己的灯,在他们的寺院内,吟唱他们自己的话语。但是小鸟们却在你的晨光中,唱着你的名字,——因为你的名字便是快乐。”(120)鸟儿是快乐的,令一首诗给人的感觉就像平时孺弱的小溪无端的雄壮起来,加快了前行的脚步,哼唱着易显燎亮的歌,一切都是那样地清新,亮丽,可是其中韵味却很厚实,耐人寻味。用轻松的语句道出深沉的哲理。他的诗歌中所表现出的思想之美和宗教之思倾向于“爱的福音”“梵的现实”“我的尊严”,创造了一个温和的爱的世界,鸟儿便像是其中的精灵,泰戈尔曾说:“爱是我们周围一切事物的最终目的,爱不仅是感情,也是真理,是根植于万物中的喜,是从梵中放射出来的纯洁意识的白光。”他糅合了基督教的泛爱和释迦牟尼的“万法如一的全意识界”。鸟这一意象就很好地表现了这一点。

## 二

陶渊明与泰戈尔文本中鸟的意象的不同点:

1 陶渊明笔下的鸟儿冲和、无欲无求,而泰戈尔笔下的鸟儿浪漫温馨,营造出一种和谐温情的爱的世界。

东晋末年,社会黑暗,政治极其腐败,陶渊明对社会的黑暗腐败感到愤慨但又无力改变,为了保持自身清白而归隐。“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252)“众鸟欣所托,吾亦爱吾庐”(393),每一句都写出了他的无欲无求,那么淡然。“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鸣,亦复欢然有喜。”(529)可见陶渊明超逸脱俗的情怀和精神风貌,也可见鸟儿在他的诗歌中的重要地位,鸟儿为他的闲静提供了寄托与题材。如果说,金谷别庐的奢侈和豪华,酿造的是分裂的人格和污浊的人生,那么,南山的简陋与平实,陶冶的则是纯净的精神与质朴的人生。他希望保护自己本来的、天真的性情,犹如一只鸟那样自然而然地生存着,没有对世俗的奢求,也无需终日顾念玄思。

泰戈尔笔下的鸟儿则是有爱的温情的。他的诗中飞鸟想象的大量出现来源于变异期的人类所共有的一种文化情结,是离乡谋生、异地生存的异乡人所最易产生的情感倾向,所以,泰戈尔将鸟儿描写的尽量温情、柔和,好像寄托着希望与快乐,是感情愉快的。《园丁集》中,泰戈尔吟唱道:“我爱你,我的爱人。请饶恕我的爱。像一只迷路的鸟,我被捉住了。”(28)《飞鸟集》中,泰戈尔说:“鸟的歌声是曙光从大地反响过去的回声。”(113)“我的心,这只野鸟,在你的双眼中找到了天空。”(27)“在黄昏的微光里,有那清晨的鸟儿来到了我的沉默的鸟巢里”(98),读泰戈尔诗中的鸟儿,仿佛走进了一个浪漫的世界,这里的鸟儿会讲话,善解人意,是快乐的使者,令人郁闷的心找到无法解释却确实有和谐温和的感觉。

2 陶渊明笔下的鸟儿形象较虚无,重于精神上的感知,而泰戈尔笔下的鸟儿则具体。

老庄在论述“道”的过程中,曾提出过“有”和“无”的命题。“有”指有形的、实在的天地万物,“无”指无形的关系即“实”和“虚”的关系,“虚”比“实”更重要,它是万物的本源,老子说:“有无相生”“虚而不屈,动而欲出”。在道家这种思想影响下,陶渊明笔下的众多意象因心造境,以手运心,虚而为实,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鸟的意象也不例外,“鸟啾欢新节,冷风送余善”(200)“翩翩飞鸟 息我庭柯 敛翮闲止 好声相和”(1)“果菜

始复生,惊鸟尚未还。”(219)这些句子看似简单,但是要加以解释却很难。

陶渊明对客观的鸟儿的描绘,显现诗人无形的奥秘心灵,陶渊明用体贴物情、物我情融的艺术构思来创造诗歌的意境,这里所说的“物情”并非指客观事物,而是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把自己的身心都灌注到所写的形象中去了,所有意象中都含有陶渊明的思维,鸟儿也是这样;与此同时,鸟儿也完全融入了诗人的身心,我具物情,物具我情,心与物化。因此陶渊明笔下的鸟儿,也是包含了他的深刻的哲学思想的。

泰戈尔诗歌中的鸟儿形象是很具体的,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它们,“水里的游鱼是沉默的,陆地上的兽类是喧闹的,空中的飞鸟是歌唱着的。但是,人类却兼有海里的沉默,地上的喧闹与空中的音乐。”(75)“鸟以为把鱼举在空中是一种慈善的举动。”(90)“但是,能自由展翅的鸟儿啊,请不要守着我们相对啜泣,你应该冲过险恶的愁云,高声叫出:我看见了太阳”(141),这些鸟儿的情绪是明显的,他们的种类甚至都有明显的划分,是我们所熟悉的鸟,而不是陶渊明笔下那种圣人似的鸟。当然,泰戈尔的诗歌也含有哲学思想,鸟的形象中也含有这些思想,但是,它们不像老庄的思想那样难以言说,难以穿透,令人不能“说”清楚。

3 陶渊明笔下鸟的意象是静的,大多为归鸟,而泰戈尔笔下鸟的意象是动的,较活泼。

陶渊明不需要像邨下或金谷文人那样依附于权贵,也无需要像竹林或兰亭文人那样耽溺于某种玄思,他是独立的个体,身后是大自然的拥抱,他只管静的睡去,静,而最静的便是家,是回归家,回归大自然后所得到的心的休憩,“翼翼归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憩云岑。和风不洽,翩翩求心。顾俦相鸣,景庇清阴”“翼翼归鸟,戢羽寒条。游不旷林,宿则森标。晨风清兴,好音时交。矰缴奚施,已卷安劳!”(53)这些鸟儿都是令人安静的,是归来的,当鸟儿归来时,陶渊明的心也就得到了清诣远韵的舒适。老庄思想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对生命的终极追问,而陶渊明的诗中最独特的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以及在追问中所构建的新的人格范型,这样一个深邃的质问使陶渊明笔下的鸟没有办法不静下来,陶渊明选择了归隐,选择了“归隐躬耕”的生存方式。生活在这样

环境中的诗人笔下的形象当然会自然而然有静的气息。陶渊明确说:“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431),又说:“茫茫大块,悠悠高旻,是生万物,余得为人。”(556)人既秉受天地之灵而生,就应避免世俗的牵扰。返自然是总的思想倾向,“抱朴守静”,然而,什么是真?什么是静?“真理初开襟,谁谓形迹拘”,一个人要善于养真,就要独立于社会之外,用“自然”之义去净化人类的道德,回归自然。所以,陶渊明笔下的鸟儿静静地相与还。

泰戈尔笔下的鸟儿是“我的心,这只野鸟,在你的双眼中找到了天空”中的灵动;是“在黄昏的微光里,有那清晨的鸟儿来到了我的沉默的鸟巢里”中的快活;是“鸟的歌声是曙光从大地反响过去的回声”中的阳光,泰戈尔的诗中鸟儿的形象是动的,是给人一种思维的跳动的感觉的,读后是笑容的绽放,而陶渊明的鸟儿意象读后是心灵的宁静。陶渊明希望的是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性情,而泰戈尔则重于用爱去感染他人。

“以我观物,物亦具我之色彩”,作者的感情已经与他们所写的鸟的感情融为一体了,陶渊明为追求理想而归隐,他就像一只失群之鸟,一旦托身得所,千载莫违,正是陶渊明在仕于隐的抉择中毅然离弃官场,退守田园的写照,表面看字字写鸟,但已非现实的鸟,而是作者自己的心。泰戈尔笔下的鸟也是这样,给我们爱的感觉,让我们受到爱的触动。

#### 注解【Notes】

①参见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②参见泰戈尔:《泰戈尔作品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普希金:“夜莺和玫瑰”,《普希金诗歌精选》,刘湛秋编。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

雪莱:“致云雀”,《雪莱诗歌精选》,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

朱熹:《朱子语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责任编辑:秦俊媛